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S
H
E
C
H
O
N
G

奢宠

阿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奢宠 / 阿舒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151-9

I. ①奢…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509号

书 名	奢宠
作 者	阿舒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何 进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151-9
定 价	2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婚戒丢了

001 那枚 11 克拉粉钻婚戒不见了

第二章 奇怪的林越深

018 林越深朝我勾勾手指：“过来。”

第三章 我的傅靖痕

032 虽然这个男孩又黏人又赖皮，可我真是喜欢他

第四章 夏云怀孕

048 夏云，你连这个都要跟我比吗

第五章 散心

053 林越深的唇贴了过来，带着一一点香草冰激凌的味道

第六章 你只是替代品

068 我不仅得陪着老太太演戏，还要陪着林越深演戏，我容易吗

第七章 他的死穴

098 当初他被陆蔓甩了，所以才找了我这个替代品

第八章 离婚

114 “还记得你在这儿是怎么向我求婚的吗，林太太？”

第九章 他不爱他

131 这个女人，心肠比谁都狠



第十章 表白

147 “夏果，让我继续照顾你，好不好？”

第十一章 合照

163 结果，一打开林越深的钱包我就心软了

180 第十二章 画展上的挑畔

我叫你们挑畔！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十三章 肚子里的炸弹

197 他说：“夏果，我喜欢你！”

第十四章 林越深订婚

214 林越深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说：“夏果，我想你！”

第十五章 那是我孙子乖

232 老太太难得流露出暴发户的口气：“吃，就得吃！我孙子什么吃不起啊？”

第十六章 我爱你

249 他说：“夏果，我不是喜欢你，我是爱你！”

263 番外一 花式秀恩爱

271 番外二 再求一次婚

275 番外三 我的田螺姑娘



婚戒丢了
第一章



整整迟到半个小时的苏珊珊笑嘻嘻地说：“夏果，你还是女人吗？约个会都一秒不差，你让我多不好意思啊！”

我想：你大小姐一来就向我的性别发起攻击，这像是不好意思的样子吗？于是我翻了个白眼，懒得理她。刚好夏雨迈着他的小粗腿屁颠屁颠地回来了，好像玩得挺高兴的。他手里拿着一块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圆润的小石头，献宝似的朝我怀里塞。

我一把将他抱起来，这小子很轻，身子软绵绵的，一点都不像四岁的男孩子。我抽了一张纸巾将那块石头擦干净后才还给他，又哄道：“回家后我们把它放在鱼缸里好不好？”

小家伙咧嘴一笑，白嫩嫩的脸颊上立刻浮现出两个小酒窝，看起来特别萌。估计苏珊珊也被电到了，她忍不住伸了一只魔爪过来，捏着他脸上的肉，叹道：“啧，一个月不见，让你养得肥了点。他还是闷葫芦吗？”

夏雨最讨厌别人触碰，于是我急忙拍开她的爪子：“你别乱动他。”

苏珊珊撇撇嘴，用力吸了一口果汁，像是不服气一般。我觉得好笑，想着她都结婚了，还跟个孩子一样。

“他现在偶尔也会说一两句话，不过不多，慢慢来吧。”我解释道，低头见夏雨认真地拨弄手里的石头，对苏珊珊刚才的动作没有太抵触，就放心了。

我第一次见到夏雨时，这小子跟一耗子似的，见到谁都躲，我哄了他半天才好不容易将他从床底哄出来。等我看清他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青的、紫的伤痕的时候，我原本对他的那一点怨气就没了。

我想着，我跟夏雨都是一样的，但我比他幸运多了，至少我妈没有抛弃我，至少我不会有事没事就被我妈抽得遍体鳞伤。

你看，有的时候，我这人还是挺知足的。

我忘记说了，夏雨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爸跟我妈现在都在监狱里蹲着呢，估计这辈子是不太容易出来了，所以，夏雨得由我养着。

“你猜我今儿找你出来是干啥的？”苏珊珊撑着下巴，跟偷腥的猫似的，笑得美滋滋的，一看就知道她心情特别好。

“你有好事呗。”我抿了一口面前的红茶，阳光从落地窗懒懒地照射进来，有点漫不经心。

“废话！我就是让你猜猜是什么好事啊！”苏珊珊一副受不了我的样子。

我愣住了，瞟了一眼苏珊珊微微凸起的小腹，心想：难道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她这才结婚几个月啊！

“你有了？”

闻言，苏珊珊的脸一下就黑了：“你那眼神什么意思啊？我最近肚子上是长了一点赘肉，但也不至于这么明显吧！你才怀孕了呢！你们全家都怀孕了！”她一急，脱口就来了这么几句，等说完后才反应过来，有些讪讪地说，“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

现在，整个A市都知道我们家老太太急着抱孙子，奈何我肚子不争气，生不出来，所以，怀孕这个问题的确是我的痛处。

我倒也不介意，朝她拱拱手：“那就借你吉言了！”

“你再猜！”苏珊珊依然兴致勃勃。

“你们家的猫下崽子了？”

“我们家的猫是公的！”她的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难道是我上次送你的那只乌龟下蛋了？”我着实惊诧，还想着为什么我自己养的那只不下蛋，太不公平了，回头得把它抢回来。

苏珊珊终于崩溃了，趴在桌上一字一句道：“先不说乌龟到底下不下蛋，你塞给我的那只早就不知道爬到哪条臭水沟里自生自灭了！我说夏果，你脑子里想的怎么不是‘怀孕’就是‘下蛋’啊？！”

我说：“这不能怪我。要是你每天被逼着喝一大碗黑乎乎的中药，每周去医院做一次身体检查，每个月陪着婆婆去庙里拜神求子，你脑子里不会想这些吗？我现在看到一棵铁树想的都是它什么时候结果而不是开花！”

苏珊珊乐得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滚，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说，你们家老太太让市医院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帮你检查、调养的事是真的？”

我点头。

“太夸张了吧！你才二十四岁，又不是不孕不育了！”

我心想：哼，你知道什么！说不定我这辈子真的就不孕不育了！老太太光想着要检查、调养，也不想想自己儿子的原因。

事实上，我已经快三个月没见过林越深了，要不是偶尔在报纸、新闻上能看到他，我还真以为他人间蒸发了。

所以，我要是真的怀孕了，那孩子肯定不是他的，老太太估计几鞭子就能抽死我。

我胡乱想着，冷不防被苏珊珊拍了一下，这才回过神，就见她得意扬扬地朝我炫耀道：“那个模特被顾肖甩了！听说她想用肚子里的孩子要挟我们家老爷子来着，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肚里的孩子掉了，顾肖现在也不想理她。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加把火，让她在模特界混不下去？”

我愣了一下，这才记起苏珊珊口中的模特是谁。顾肖是苏珊珊的新婚丈夫，两人的婚姻是典型的商业联姻。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那个模特就是苏珊珊心里的一块疙瘩，现在她还没动手，对方就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她能不高兴吗？

我本来想跟她说：别折腾了，少了一个模特，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模特，指不定哪天顾肖口味一变，你还得对付男人，折腾来折腾去的，多累啊！有那工夫，你还不如多去几次健身房对付一下你肚子上多出来的二两肉呢！

可是，我特别了解苏珊珊。她现在是新婚，我要是真这样掏心掏肺地说，说不定换来的还是她一记白眼，犯不着。

我跟苏珊珊相识缘于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夏云。从我十二岁那年跟我妈踏进夏家开始，她就把我当成这辈子最大的死对头，简直到了“敌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后来，夏云跟苏珊珊喜欢上同一个男生，成为情敌。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苏珊珊主动拉拢了我。我那时被夏云暗地里整得挺惨的，乐得有同盟，且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的脾气还算相投，这才一直有联系。

苏珊珊还等着我回答呢，可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答，幸好包里的手机适时响起，我忙掏出来，等看见上面的来电显示时，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我想，我还不如跟苏珊珊在这里耗着呢。

可是，这电话又不能不接。

我忙朝苏珊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苏珊珊大概也猜到了，撇了撇嘴。

“夫人，家里来客人了，太太的意思是，如果您方便的话，现在可以派司机去接您。”

幸好打电话来的是管家，而不是老太太本人，我略微放松了一点。我忙报了地址，但一想到待会儿还是要跟老太太陪客人，又觉得此刻的侥幸也没什么意思。

半个小时后，一辆加长轿车停在酒店门口。夏雨已经窝在我怀里睡着了，手里还执着地捏着那块石头。我跟酒店的人要了一条毯子搭在他身上，看着他有点婴儿肥的脸颊，又细又密的黑色睫毛静

静伏在眼睛上，我想：这小子真好，睡得这么甜，让人恍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甜的……

黑色的车子在路上平稳地行驶着，窗外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是A市最繁华也最虚浮的地段，那些打扮得前卫又高贵的女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昂贵的包包，身上喷着价值不菲的香水，脚上踩的高跟鞋需要普通人两三个月的工资。她们或大笑，或嘲讽，或面无表情，一张张精致的面孔印在奢侈品店外的透明玻璃上，生动而又冷漠，麻木而又不屑。

我想，这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

我把睡着的夏雨安置好，然后匆匆忙忙回房换了一套衣服——蔷薇花雪纺袖针织开衫配一条白色珍珠裙。这是既淑女又良家的打扮，是老太太喜欢的类型，估计她也挑不出什么错。

站在镜子面前，我自己都觉得满意，可是下一秒，我的脸色就因为我那光秃秃的无名指而变得惨白——

那枚嵌有一颗重11克拉粉钻、由美籍著名设计师Ron Rizzo与比利时安特卫普Pluczenik N.V合作设计打磨、媒体挖空心思数次想要做一次专访的婚戒不见了！

我简直都想爆粗口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婚戒不见了，我想搪塞都搪塞不过去。老太太最爱面子，要是见我待客时连婚戒都没戴，让人误会我跟她儿子感情不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老太太的脸色。

什么时候丢的？我记得早上明明还在。我下午见了苏珊珊，难道掉在酒店了？可是……我离开酒店的时候也没有留意到手上的戒指。

梳妆台，没有；洗手间，没有；枕头下，也没有……

我跟个陀螺似的满屋子转，急得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夏果，你可真是出息了，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敢随处乱搁！

五分钟后，我不得不故作镇定地出现在林家会客厅。

老太太近日迷上了插花，世源的慕太太年轻时在日本留过学，倒是精于此道，所以最近在家里出现的频率很高。但这位慕太太特别喜欢显摆，衣服、首饰、手中股票的涨跌、在慈善机构的头衔……样样都喜欢跟人比。

本来老太太也不在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老太太要是真较真儿，动一动指头，世源说不定就得改姓林。可惜人家儿子多，儿子一多，孙子也就多。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爱惜身材，生完林越深后就再也不肯生了，偏偏林越深三十多岁才结婚，媳妇儿娶了三年，愣是一个孙子都没生出来。就这一条，老太太惨败。慕太太得意，每次来就说她孙子怎样怎样，她孙女怎样怎样。老太太一边笑着应和，一边眼神像刀子一样地往我身上射。

所以，如果一定要排出一个我最不欢迎的来客名单的话，慕太太绝对榜上有名。

例如现在，我一边站着赔笑，一边将修剪好的花枝递给老太太。从慕太太的角度看过来，这绝对是个温馨的画面。

慕太太道：“还是你们家小夏懂事，站在你身边看着跟你亲闺女一样。哪像我们家那位，自从生了孩子，把孙子朝我这儿一扔，自己倒逍遥去了。我现在想跟儿子和媳妇吃顿饭都不容易。”

我心里咯噔一声，恨不得将桌上那堆玫瑰刺全往慕太太身上扎。我悄悄一瞥，见老太太果然脸色不好，连我递过去的花枝也不接，只慢条斯理地拿了手帕擦手，淡淡地说：“有什么好的？性子闷，又不懂事。倒是你家的小儿媳妇，又是演戏又是拍广告的，一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她。听说前段时间还拿了个什么奖来着？”老太太擦手的动作顿了一下，真像是在回忆拿的什么奖似的，装得有模有样的。

演员再红，再有名气，在上流社会也是上不了台面的，玩玩还可以，娶回家就是丑闻了。老太太嘴也忒毒，气势上半分不输，轻

描淡写几句话就让慕太太变了脸色。

依着惯例，这种时候我得出来打圆场，于是我急忙笑嘻嘻地去挽老太太的胳膊，厚着脸皮撒娇道：“妈，瞧您把我说的，好像真一点事都不懂似的。我现在就去给您和慕太太泡茶。前天不是有人送了一盒特级普洱来吗？再配上蔡师傅新做的茶点怎么样？”

要是我跟老太太单独相处，就算给我一万个胆儿，我也不敢靠她这么近，可如果有外人在，老太太就特别喜欢这一套，那显得我们俩多亲密啊！老太太最喜欢听“林家那对婆媳好得跟亲姐妹似的”这种话，所以，刚刚慕太太要是把“闺女”改成“姐妹”，指不定老太太也不会这么硌硬她。

可今天老太太显然不吃这一套，趁慕太太不注意，她冷冷地扫了一眼我光秃秃的无名指，又似笑非笑地睨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心里发毛。

我估摸着她真是急着发落我，连戏都懒得做了，不轻不重地下了逐客令：“泡什么茶！慕太太急着去幼儿园接孙子，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慕太太听出她话里赶人走的意思，气得不轻，但又不好发作，只好不甘心地说：“也是，我孙子这会儿该放学了。啧啧，那两个小祖宗，要是我不去，他们还不肯跟保姆回来，说是幼儿园放学后得第一个见到奶奶，可不是当祖宗似的养着吗！”

我心想：还祖宗呢！我叫您祖宗！您快点走吧，别再刺激我们家老太太了！

果然，等慕太太一走，老太太气得让用人把桌上的花全扔了，然后又跟审犯人似的冷着脸问我戒指去哪儿了。

我忙打着哈哈，只说是出来得急，去洗手间时摘了下来，忘了戴上。老太太估计想不到我能把那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只瞪着我冷笑道：“忘了？夏果，我看你是成心的！怎么？这是冲谁发脾气

呢？我们林家亏待你了？”

我心想：我敢冲谁发脾气呢？我爸妈都在监狱里蹲着呢，没人能纵容我发脾气。于是，我战战兢兢做乖顺听话小媳妇状说道：“妈，我真是回来时赶得急，把戒指搁洗手间了。”

老太太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又问我下午去见了谁。

我说是苏珊珊，老太太鄙夷道：“去见她干什么？以后不要跟这种人来往！她老公三天两头上娱乐版头条，难道你也想跟着上？哼！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告诉你夏果，你既然已经嫁进我们林家了，以后就不要跟那种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我气得发抖，将指甲掐进皮肉里才忍住没跟老太太吵一架。不三不四？她居然说我的朋友不三不四？

“妈，我先去看看夏雨。他刚刚睡了一觉，醒了见不到我，又该哭了。”我深吸一口气，就当抽风好了，只想离她远点。

“看什么看？不许去！别人的儿子你当亲儿子养着，怎么不见你自己生一个？我不是跟你说了，抽个空把他送去孤儿院吗？你要舍不得，就把他送国外去。现在让他住家里像什么样子？要是别人问起来你怎么说？说是你爸在外面养的狐狸精生的？我们林家丢不起这个人！”

“夏果不是别人的儿子，他是我弟弟。”我觉得我可真是一点出息都没了，这样一句话都不敢看着老太太的眼睛说，只敢埋着头，跟只鸵鸟似的。这样一想，我眼睛忽然就有点发酸。

我想，我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呢？我怎么变得这样胆小而懦弱……

果然，就听老太太轻嗤一声，估计今天是要彻底发作训我一回了。

“这是怎么了？”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带了一点疲惫的声音，我以为自己幻听了，抬眼一看，发现竟然真的是林越深。

大概是回来得急，觉着有点热，他只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口微

微上挽，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又换了一块名表。林越深特别喜欢表，戴的一块比一块精致昂贵。他这样突然回来，有点风尘仆仆的意味，但头发、气息仍是一丝不乱，淡淡的视线扫过来，客厅里一下就静了。

老太太也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回过神来，立即眉开眼笑，简直是春风满面：“怎么回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让蔡师傅准备你喜欢的菜式！”

“我回来拿份文件，待会儿还要开个会，晚上不回来吃饭。”他边说边抬脚往楼上走。

老太太瞪了我一眼后立即追了上去，边走边唠唠叨叨：“开什么会？怎么一回来就要开会？妈都三个月没见你了。我跟你说过，你今晚必须回来吃饭啊！妈让蔡师傅准备你爱吃的……”

等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才微微松了一口气。我往额上一摸，发现居然都冒出冷汗了。我想，我可能是太久没见到林越深了，这样突然一见，又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坦白说，我挺怕林越深的，这种畏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以至于我现在回想起当初向林越深求婚那个晚上，都觉得惊世骇俗。

林越深晚上到底没回来吃饭，因此，老太太一张脸特别臭。夏雨估计也感觉到了老太太的情绪，一直小心翼翼地扒拉着碗里的饭，没吃几口就放下筷子，然后乖乖回房了。

我怕他饿着，等老太太吃完饭就拿了些点心到他房里。

夏雨正在拨弄着他今天弄来的那块石头，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见我进来，眼睛一亮，指着石头朝我说：“鱼缸。”

他很少开口说话的，见此我有点兴奋，想哄他多说两句，就跪在地毯上直视着他：“什么鱼缸？夏雨，你把这句话说完好不好？你说完整一点，姐姐才能懂。”

他以为我听不懂，有点急，扬起手中的石头，脸都涨红了：“鱼……

鱼缸……小鱼……家里……姐姐和夏雨的……家……鱼缸……”

因为急，他说得断断续续。我更兴奋了，夏雨能一口气说这么多，太不容易了。但医生说了，要慢慢来，所以我不敢急，忙表示理解了：“对，家里的鱼缸！等过几天我们就把它放进鱼缸里，让它跟小鱼们住在一起，好不好？”

夏雨说的“家”不是林家。我去年在外边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写的是夏雨的名字，是我亲自设计、装修的，谁也不知道哪里，我只带夏雨去过。他跟我一样，特别喜欢那儿。

小家伙重重地点了点头，咧嘴一笑。我喂他吃了些点心，陪着他玩了一会儿，然后才哄他洗澡睡觉。

等夏雨睡着了，我又急匆匆地回房找我那枚戒指。今天暂时搪塞过去了，但要是找不到戒指，我估计老太太会跟我动真格的。

偏偏那枚戒指独一无二，想再买都不行。当初我跟林越深结婚，有八卦周刊拍到戒指，还专门做了一个大版块来介绍这枚粉钻的来历与价值。我看了周刊才知道，我爸贪了一辈子，最后还把自己搭进去了，堪堪抵得上林越深给的这枚戒指。

从此，我压根就不敢把戒指随便戴出去，所以，我估计戒指应该是掉在家里了。

林越深进房间的时候，我正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想看看戒指是不是掉在床底下了。我吓了一跳，以为是老太太，等看见是林越深后，差点吓得瘫软下去。

我想，要是林越深知道我把戒指弄丢了，会怎么样呢？

好吧，我压根就不敢往那方面想。

我正自己吓自己，紧张得不得了，只见林越深径直迈着长腿走向衣柜拿了一套换洗的衣物。他走近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气和香水味，估计他是要去洗澡。

我大气都不敢出，等他进了浴室后，急忙将现场恢复原状，生

怕露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让他知道我弄丢了戒指。

结果人家压根不理我，洗完澡就奔书房去了。我想起三个月前，林越深走的时候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夏果，你最好不要让我觉得，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失败的投资！”

那天我胃不舒服，老是想吐，老太太以为我有了，特别激动，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去医院做检查，我连解释都来不及。最后，估摸是老太太打了电话，林越深也来了。听见检查结果不是怀孕，林越深紧握着的拳头松了，失望透顶地看着我，俊逸的轮廓一半被笼罩在阴影里，有一种森冷的气质。我看见他薄薄的嘴唇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一张一合，他说：“夏果，你最好不要让我觉得，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失败的投资！”

然后，他就出差了，其间没有一通电话，我只是偶尔在杂志、新闻上看到他。值得一提的是，林越深大概有了新欢，对方是一位年轻的CEO，名字我不记得了。杂志上将两个人的关系写得很含蓄，图片倒是拍得很清楚。照片的背景是迪拜的帆船酒店，金碧辉煌的背景下，林越深衣冠楚楚，表情轻松而闲适，像是在度假。

林越深找女人不像顾肖，顾肖喜欢找演员、模特，而与林越深传绯闻的，不是企业高层就是世家千金，我觉得这大抵是因为他有洁癖。

你看，他选女人都那么挑剔！

不知道刚才他身上的香水味是不是那个女人的，Salvatore Ferragamo 的红色经典款，不错的品位。

我歪在床上胡思乱想，迷迷糊糊差点都要睡着了，突然一个激灵又醒了。

林越深回来了，我得抓紧时间生个娃，要不然，我以后的人生就是被老太太逼着喝药、检查，无限循环，没病都会吃出病来的。

这样一想，我脑袋一热，立即就往林越深书房冲。半路上我遇